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五

宋王欽若等撰

掌禮部

謚法第一

夫生有爵死有謚其來尚矣或曰謚者行之迹周公為
之所以彰善惡之迹垂沮勸之道君子知勸小人知懼
焉故周公太史漢官大行實掌其事自春秋已降載籍
所紀始自列國之辟以迄有位之臣或有司考行遵節

惠之文或冊書褒德舉尊名之典乃至牧宰旌於高士
弟子表其先生雖無封爵亦若稱謂其間溢美者有列
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記咸可銓次以明行實
復有性惟禱昧行匪純正或謬舉於公朝或肆奢於私
室或矜伐以忤物或朋比而構釁觸類而言為累匪一
繇是舉易名之典示貶惡之義則後之觀者得不悚懼
而為善乎

申生晉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

信驍姬之言

公子重耳

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蓋皆當為盍何不也志意重耳欲使言見諧之

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為文公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

也

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

曰然則盍行

乎

行猶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

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

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謝之伯

氏狐突別氏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

子驪姬之子奚齊

伯氏

不出而圖吾君

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卑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

伯

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賜猶惠也。

再拜稽首乃卒。

既告狐突乃雉經。

是以為恭世子也。

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

鄭幽公為子家所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

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楚成王之卒，諡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

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多福謂為君。

是以不德。

而亾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宏大也若以

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穸厚

也窀穸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禮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

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也以愧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

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

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

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公叔文子卒

文子衛南公之孫名拔或作發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

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君靈公也

昔者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難為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

豹作亂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

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班制謂尊卑之差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後

言貞惠者文有以兼之此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圉衛大夫也既卒謚曰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

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北宮喜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貞子

滅齊氏故

析朱鉏為大夫卒衛侯賜謚曰成子

從公故

漢衡山王勃值七國反王堅守無二心徙王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

河間王德立二十七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

治

端直治理

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

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睿深也通也

宜謚曰獻王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薨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景武

謚也桓廣地謚也謚法布義

行剛曰景辟土服違曰桓

張勃嗣父富平侯為諫議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

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獻丞主貢獻物也

湯待遷父死不葬

喪

葬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

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

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

陽城侯劉德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

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上

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

置嗣制曰賜謚繆侯

以其妾
訟子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江陽侯王仁嗣父譚為平河侯平帝時王莽輔政忌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仁謚曰刺侯

杜業以列侯為太常坐法免官就國平帝時以憂恐發病死初業尚成帝妹潁邑公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九年卒博士范升上疏追

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厯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

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
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
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新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
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
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
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
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子
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

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雖
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
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
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
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
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
之顯彰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
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綸容車介士軍

陣送葬謚曰成侯

朱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卒頡子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與人共謚為文忠先生

袁山松書載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文忠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楊厚為侍中病歸以黃老教授卒於家鄉人謚曰文父張霸為侍中卒將作大匠程璜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

謚曰憲文

郭鎮為尚書延光中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後為廷尉卒子賀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荀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靖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謚靖曰玄行先生

范冉

冉或作丹

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

曰宜為貞節先生

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辟為掾屬後歸鄉閭絕人事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卒於家何進遣使弔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夏恭為泰山都尉善為文章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詩凡四百篇舉孝廉早卒鄉

人號曰文德先生

蔡稜陳留郡人邕之父也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

邕祖携碑云携

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三十九卒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其行不差曰定

魏太傅鍾繇薨有司議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

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吳質為侍中太和四年卒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乃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

蜀陳祗為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祗上承王指下按閣監深見信愛景曜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

趙雲為鎮東將軍後軍敗貶為鎮軍建興七年卒追謚
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
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
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

黃忠及雲乃皆追謚時論以為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
雲昔從先帝功績既

若朕以幼冲涉途艱難賴恃忠順濟于危險夫謚所以叙
元勳也外議云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
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
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若
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
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

侯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咸寧四年薨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裔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謨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爾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

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
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
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
饗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
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
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
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魯者也周公弔二季
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

啟手歸全易箒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
世陪臣爾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
畏強盛而不盡禮管氏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罪又
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
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
魯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武帝不從策謚曰孝
太康末子紹自表改謚曰元

賈充為太尉錄尚書太康三年薨初充用韓謚為嗣武帝特許之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

荒請謚荒公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旨建謚曰武帝乃從之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卒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增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

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寔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畧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輔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武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

曹志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及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

謚為定

陳準為太尉廣陵公及薨太常奏謚散騎常侍領國子
博士嵇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
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
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
廷憚焉

郭奕為尚書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
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紹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

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德不踰於是遂賜

謚曰簡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

未育同者故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僕等并云夫無窮之作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於毀之廟成祭武茂劉納竝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萬世作教經文人之遠一也同雖歸父義有所不隍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愚愆罔有意拒願加也同堯舜以來司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文子同謚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甚當爾宜謚真簡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攸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攸之

言為然

滕修初仕吳為廣州刺史吳平以修為安南將軍廣州
牧太康九年卒謚曰聲修之子竝上表曰亡父修羈紲
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
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勞勲少聞天聽故也
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殞臣承遺意與
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修曰聲直章
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
周處為御史中丞從征西將軍梁王彤征氐人齊萬年

力戰而沒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
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
直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
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庾珉字子琚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
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
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
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竝遇害太

元末追謚曰貞

謝石為衛將軍薨請謚下禮官議博士范弘之議曰石階籍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嫻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聞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

殮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昌言無忠國之謀
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
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
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
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
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
節儉故夷吾受謗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
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

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
裘靡麗不息良繇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
行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
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
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王述為尚書令卒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
避穆帝改曰簡

何無忌為會稽內史左將軍征盧循兵敗握節死詔贈

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宋何勗以尚公主封安成公與臨汝公孟靈休並各奢
豪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顏師伯為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丹陽尹為前廢帝所
害明帝即位詔曰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
殞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蹟貨宜貶贈典
可詔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

王敬弘卒昇明二年詔曰夫珍秘蘭幽貞芳載越徽猷

沉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
弘神運冲簡識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
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
詠而嘉篆闕文猷策翰采尚想遙分興懷寢寤便可詳
定輝謚式旌追典謚為文貞公

劉延孫為侍中僕射卒有司奏謚忠穆詔為文穆

南齊長沙王晃有武力為太祖所愛太祖嘗曰此我任
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褚彥回為尚書令卒先是陶季直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彥回與季直素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

王晏為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帝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啟帝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

加素侯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梁劉嘽有賢行天監元年下詔為嘽立碑謚曰貞簡先

生

徐勉為侍中衛將軍卒有司奏謚曰居敬行簡曰簡帝謚曰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

沈約為尚書令侍中天監十二年卒有司謚曰文高祖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

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

八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安成康王秀世子機為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
薨於州時年二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
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治
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議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
可謚曰煬

蕭子顯為吳郡太守卒性凝簡負其才氣及葬請謚高
祖手詔云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蕭曄為晉陵太守卒於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壅滯有司按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邵陵王綸為西魏晉軍所敗死於汝南岳陽王啓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

王儉為太子中庶子卒贈侍中承聖三年世祖追贈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

王孺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暮以毀卒時年

五十九謚曰孝子

劉訐平原人州辟主簿不就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阮孝嗣陳留尉氏人性至孝沈靜為名流所欽重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後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劉敞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精心學佛及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

處士

蕭眎素徵中書侍郎辭不就及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陳周敷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討周迪與迪對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乞先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詔曰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慘愍悼於懷可

存其第賦量所賻卹還喪京邑謚曰脫

袁泌為司徒左長史卒於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謚曰質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為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謚曰孝侯

後魏穆崇為太尉封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

法至述義不尅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曰丁公

樂王丕坐劉潔事以憂薨謚曰戾王

任城王世雋為尚書令輕薄好去就及薨謚曰躁戾

鄭羲為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徵為秘書監卒

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

道明範故何曾幼學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

士獨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

効未光於朝榮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

於衷又前歲之選匪繇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高祐為宋王昶傅昶薨徵為宗正卿久而不赴詔免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彭城王勰孝文宣武時累有功及薨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

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叅政務綸綍
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漠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
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慄奮猛御戚英略
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厯次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
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常方流詠燕趙
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整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
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
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

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

于忠為尚書右僕射薨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戇好殺按謚法性剛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儀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議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議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直等喪亡

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
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
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所奏有司乃謚曰恭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卒贈司徒冀州刺史盧昶奏太常
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
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飲惠化入總端
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議不
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

索敞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教多所成益前後所出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謚詔謚曰獻

王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薨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康公詔謚宣簡

甄琛孝明時為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卒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太常議謚文穆吏部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

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者累其生時
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
所屬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
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
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
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慎重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
狀皆出自其家行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
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

以極辭恣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
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
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
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
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
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
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
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

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准人立謚不得優越復有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馮誕為司徒卒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准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唯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

羊祉為平北將軍卒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

曰社志在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
藩邊夷識德化沾殊俗襁負懷仁謹案謚法布德行剛
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
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准行必當其迹案社志
性急酷所在過戚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
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准行更量
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唯謚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

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謚法准狀科
正豈有舍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准簡社
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
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効
彰內外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
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
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弘烈主簿李
瑒勅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

准行易名獎戒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詔又述奏以
府寺為允太后可其奏

馬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為內都大官太師薨於代有司
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

後周趙善為左僕射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
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
人乃歸其柩其子表請贈謚詔謚曰敬

隋揚雄封觀德王及薨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

高雅俗德冠生民乃賜謚曰德

劉炫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陳叔達貞觀初為尚書坐閨庭不理歸第及卒太常議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

皇甫無逸貞觀中為益州刺史其母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

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謚為良

虞世南卒贈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十一月勅曰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弘益易名之典抑有舊章前雖謚懿未盡其美可謚曰文懿

蕭瑀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德尚書省謚曰肅太宗以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

謚曰貞褊公

封德彝卒贈司空太常初謚曰明後治書侍御史唐臨
追駁曰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太宗
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曰罪暴身後恩結生
前所歷之官不可追奪請除贈改謚詔從之乃謚曰繆
宇文士及卒贈左衛大將軍初謚為恭黃門侍郎劉洎
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議謚為縱

許敬宗為侍中高陽郡公卒太常定謚博士袁思古議

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如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黠貨白圭斯玷有累清虛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怨請改謚博士黃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夫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未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請依思古議為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

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為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直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何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曾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韋巨源卒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

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叶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因請依前謚為定邕又貶曰夫古之議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善者雖在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守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叶羣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

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
之慎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
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
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於阿韋何親而結為
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關通中人附會武氏
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野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
功以觀海內推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

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豫家事
無守國章巨源創跡於前悖演成功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
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竝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
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欽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
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繆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謀上官昭
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叅謀大業垂成而休命中
輟者職繇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
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為

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九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紉可輔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內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饑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

瞻之秋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
安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邕議論者是之

程行誡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貞與岐王府長史裴子
餘謚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訟省之曰程裴二謚可
謂議之無愧者

宋慶禮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定謚曰慶禮太
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
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請謚為專禮部員外郎張

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
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充廣歲
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
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
以制實貶其謚以詢虛乘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
義非得所孰謂其當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迹
可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上
稱寃乃謚曰敬

張說為尚書左丞燕國公卒太常初謚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簡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存實錄准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追也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議請依太常為定衆論未決上為制碑文賜謚曰文貞由是始定

裴光庭為侍中卒贈太師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時人以為希蕭蒿意旨帝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為非論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葬之加一等蓋加其有功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即受寵被窳窳唯德是褒豈虛受也近代以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無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

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我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
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厯
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况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
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杜暹卒贈尚書左丞相初謚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
都官員外郎韋康廉駁曰暹有忠孝之美太常所謚不
盡其行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線受職事雖奉
國不得為孝請依舊為定暹子孝友詣闕陳訴上聞而

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肅

盧奕為安祿山所害贈兵部尚書太常博士獨孤及議
曰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
十四載雒陽陷沒於時東京人事狼狽鹿駭猛虎磨牙
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全妻子或競先策蹇
爭脫羿殼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仗義
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窮力屈以朝服就死猶慷
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伏慄奕不變其色西面辭君而

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雒陽之存操兵者
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
寇讐以死誰懟奕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
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荀息
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
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
禮而後身也被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
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

勸然則安祿山亂大於里丕奕庶察之任切於玄冥之
官分官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
也與能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
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
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義謹按謚法圖
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
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歷官
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

秉德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忠純可謂遵業請謚
曰貞烈從之

韋陟為左僕射卒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為忠孝刑部尚
書顏真卿以為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
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
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
太常之狀

吳兢為常王傅天寶八載卒於家寶應二年三月洪吉

等州觀察使洪州刺史張鎬奏曰故常王傅吳兢先朝
史臣歷踐中外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明旨謚
法攸遵臣早歲服膺備知名實相副特乞聖恩褒其嘉
謚從之

苗晉卿卒贈太師初謚為懿獻及勅出改曰文懿

太常
議謚

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為推官
至是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謚曰文
貞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卒贈涼州都督子英乂等劔南

節度議謚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厚駁之曰郭知運承恩
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又按禮經云禮
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
者蓋時不可踰也今知運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
故吏已合請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為其子英又頃
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崇位端揆附從者竊不中
之禮會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

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
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
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
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
言既詒越禮之誚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
常寺重議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
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
前謹按三百經禮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况

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
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禋四年
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
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
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
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爵而子居貴位不當
以已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
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将一等豈待因嗣

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王侯而其間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為近誣考彼載籍徵諸舊史易名之禮請如前議

呂裡為江陵尹卒贈吏部尚書太常議謚曰恭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齟齬無匪躬之能者乃搜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呂公文能

禁異貞則幹事身則利人威烈懿規不可備舉傳叙
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博士獨孤
及議曰秦苻必加謚二字具以忠配肅謹按舊議凡沒
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
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竝
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
非唐虞師人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
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

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
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
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
宣成之謚雖黷禮焚天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叅用周秦
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
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竝當時赫
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之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
以字少稱屈者此言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

褒貶果存乎數字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
烈慎靚也齊宣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
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
者盛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以禋之從政威能閑邪
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寧俞
之不稱文豈必因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筭
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勇智顧雍之密重王
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

東平宜無慚德身死之日竝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叅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

楊綰卒贈司徒太常謚為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為列辟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來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

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墮壞紀綱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而踈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恭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忠罔聰蔽聖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兵入無弔災之惠磁

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
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
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
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啟悟禁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
虛承一心之顧使防河之人家聞采綠之歎近甸諸邑
多興祈父之憂豈慈惠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
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
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厯處厚俸

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世間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之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徵有規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先朝翰能

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馬
可比德請牒太常詳他謚以守彛章庶乎青史之筆不
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詔曰褒德勸善春秋
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故
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
館太學博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
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為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
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

辟稱良史學茂醇儒委任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材素業久而逾彰清風沒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賜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以其簡儉之風厚於俗也

張伯儀為荆南節度使李希烈叛詔伯儀收安州官軍失利後除右龍武統軍及卒伯儀故吏請謚於有司博

士李吉甫論之曰或以伯儀嘗以推轂之任挫師安州於謚法得無貶乎愚以為不然自中興三十年而來兵未戰者患在將帥以養寇自重縱敵藩身若進而亡師貶以為義誠總干戈者必托於萬全之名而忘一戰之効矣然則保其利者亦君子所嫌也錄其忠而勸善者非陽秋之志歟矧平居進退之節不敢二色稱為忠臣議名之際褒勸所在請謚曰恭以旌厥美

段秀實為朱泚所害贈太尉興元初加褒贈謚曰忠烈

初泚盜據宮闕也泚以秀實嘗為涇源節度頗得士心
後罷兵權以為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秀實初
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
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
許諾泚時遣其將韓旻為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倉皇
之中未有武備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
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印倒印符以
追兵還至雒驛得牒莫辨其印惶遽而迴秀實謂海賓

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原休姚令言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竝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纜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至是加褒

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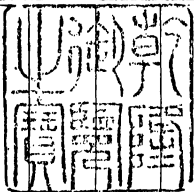
馬燧為司徒卒太常奏燧謚景武上改為莊武以避太

祖謚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貞元十七年薨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盡忠奉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為相誅張昌宗轉立中宗為武三思所害元和三年柬之曾孫曠以謚事詣中書陳訴宰相上聞因令有司授曠官仍定柬之等謚柬之為文正彥範為忠烈

敬暉為貞烈崔玄暉為文忠袁恕已為貞烈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曹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謚法

希旨

繆妄

謚法第二

唐鄭珣瑜為相卒贈尚書右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議請
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駁曰夫謚所以昭德德既昭矣
則文無以加焉故相國鄭公端操持立寡言慎行及居

台司有蠲逋恤人之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
進拔無孟子之是非無賑施之仁無謬諤之義然足以
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
以至德為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為美無以
尚矣亦焉用兩字然後為備哉竊觀兩字之謚或有兼
德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
於近古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
其邪春秋大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

鄭公之謚為文足矣馬用獻哉為獻可矣馬用文哉兩
字兼謚切所未諭請下太常重議太常博士徐復議曰
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
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跡當時罕儔所以表賢易名實曰
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今而褒之厥有
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功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
今奉駁議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蹇諤且曰二
字之謚非三代兩漢事愚以為巽之駁所謂進拔者豈

不推擇羣萃致之於庭乎珣瑜往司銓衡暨當鈞軸流
品式敘英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何以至此但如來
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先朝之日上
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權作朋將害於國其視丞相如
無也輕詣相府不循舊章珣瑜意雖難誅力固不足移
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
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廣闕為心莫不開稱物
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災患免逋租亦既當之矣其

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珣瑜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蹇蹇匪躬前議已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為京兆尹殊恩晝接貴幸無比而實以羨餘稱代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繇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讐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蹇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謚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謚曰文昭狄仁傑謚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瓌宋璟張說崔

祐甫竝謚曰文貞劉仁軌劉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竝謚曰文獻李元紘韓休竝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名文物二百年更閱羣才發揮王度豈擬名之典獨未得中邪不然何輕沮之為駁正所設但當論謚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可乎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

如韋巨源附會凶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
悅服今既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苟而已
乎若曰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者矣
夫威烈慎靚周王之文謚也文修文成漢祖之佐命也
霍光為宣成孔光為宣烈中代之勲德也劉寬為昭烈
楊賜為文烈東都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哉况文
之為名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節禮焉有寬
立不懾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焉夫匪一

端各有所當若皆西伯李孫之德然後可稱文則魯侯與文伯獸之類皆不為文矣故誅謚之制因時旌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為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採禮經旁觀舊史叅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謚曰文獻兵部侍郎李異再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而勸其善政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

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
人臣不守彛章苟逞異端威烈慎靚是也或時主之權
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加
而加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
惠文子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
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則記之失也以一善
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謚也夫禮記者
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

蒼為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為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修整始終無缺可謂美矣至於議行若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道輔

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
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王感風雲之會懷謨
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行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
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
避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等加字之謚皆
黷國典而昧彞倫言之可為寒心豈當舉之為訓也其
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
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比以典選為進善以

辭疾為嫉邪皆尚口為辨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為進善邪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置署謂為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偽疾邪借使偽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尤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居平則享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為是非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為妄作也珣瑜之辭可質於太常舉以為德信君臣之

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詔李實誠中其病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啟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特中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詔李實未為多也。謂為蹇諤者。衆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巽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未學之過也。無荀令君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缺。可謂掩之不足辨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巽之言

過也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
瑜也異雖不敏至於言美謚以惑人聽此當所激切而
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不欲有造
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謹言悟主茂績
殊勲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
有司則當以矯之也不矯則逶迤遂遠以至於亂制也
此有國之誠也威烈慎覲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
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也

後之專筆削則宜有以矯之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
尤而効之也不可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
謚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
字則敢候再告敬從復議謚文獻

元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誅死太常博士
崔韶請謚曰荒左司郎中韋孔景請下太常重議博士
王炎改謚成縱二議交持故事不行爾後太常王彥威
議曰元載謚成則不得為縱縱則不得為成成縱竝施

事出恩制不可擬據依爾後崔韶以平厲謚楊炎以壯
繆易伊慎此皆惑於貞褊混淆不可之文詳在駁議今
明其說恐悞後來事寢不報

王士貞為成德軍節度使卒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
太常博士馮宿以為懷柔之議不可遺其忠勞遂加之
美謚

李吉甫為宰相薨太常謚為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為敬

度支郎中張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
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
書之垂於不朽善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
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紛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全
才乘時佐雒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賛陰陽經緯邦國
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衮大權
在已沉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淚在險遇便則
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

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
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
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
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績婦不得在桑耗賦
斂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遏運輓之勞僵
尸流血齒骼成岳毒痛之病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
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
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為資畫著

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從侍
之臣擒翦東吳則訐謨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
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畧其
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
以輔斥諫諍之士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也舉忠烈之廟
豈不近之匿愛也焉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垂法作
程憲章百度乎謹案謚法曰敬者夙夜警戒敬以直內
內而不肅何以刑外憲也者刑也法也戴記曰憲章文

武又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
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
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
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
堂聚議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
為遂州司馬賜謚曰忠

于頔薨贈太子賓客太常博士王彥威議曰于頔剛毅
特立博游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從橫個儻之才刺

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烏鹵生稻梁歲時大
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
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制高不可隱深則及
泉土終周棺水至露齒頓悉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
為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
田其為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有征軍不乏見糧師
未嘗退表尅吳房朗山生得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
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

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頓遽命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師而西停於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求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

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利興害去為已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示顯戮人到於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下浹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文子罪官輅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浸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太保繇文學政事而敷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

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為不然夫類能而授聖王之勸勉議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於論譏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平遁名則以優迹春秋議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挈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為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而尚書右丞相張正甫封勅疏奏不答留中不下然賜謚勅封在都省亦不下至明年張正甫改為

同州刺史所封勅取中書門下處分宰相令都省收管
竟不施行太常博士王彥威又上表云聞古之聖王立
謚法之意所以彰善惡垂勸戒使一字之褒寵逾紱冕
之錫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禮典而陛下
勸懲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賓客致仕于頓頃擁節旄
恣行暴虐人神所怒法令不容擅舉全師僭作王樂侵
辱中使擒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故以定謚為厲
今陛下不忍改賜曰思誠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

自臨宸極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况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盡望僥倖且如頓之不法不道而陛下不忍焉臣恐將來不逞之徒不法不道必有如頓者衆矣此其謚也則又引頓為例則陛下何以處之是恩發於前而弊生於後矣又臣此見長藩鎮服大僚者率多驕淫不道誅求自封貨足以藩身威足以鉗口而法吏顧望自愛或不能度糾天刑生前網已漏鯨沒後賜而就木若以李吉甫近常謚引之

則吉甫之相也豈犯上殺人乎以頤况之恐非倫比如或以頤嘗入錢助國改過求覲兩使蕃國可以贖論夫傷財而害人剥下以奉上進家財以求幸尤不可長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譴征瘡疾不絕其後張茂昭以易定來程權以滄景來故國家高爵以勸或臣申恩以徯來者而襄陽名鎮也于頤文吏也居肘腋之下有崛強之名錫之姻親始修覲禮豈可持此况彼而以朝覲為功乎若然者則頤雖有游夏文學龔黃政令班

趙之絕漢匪躬卜式之持錢助國終恐不足以彌縫惡迹降減罪名伏惟陛下以至聖至明之姿用無偏無頗之道恩繇義斷政以禮成使褒貶道存僥倖路絕則天下幸甚右補闕高錢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忠臣義士雖受屈於生前死獲美名亂臣賊子雖竊位於當時沒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况又墮其典法乎臣風

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謁李愬勲臣節將陛下
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
何以沮勸仲尼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名器君子所司
也若以假人是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矣于頔頃
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凶暴移軍襄鄧迫脇朝廷擅留
逐臣邀遮天使當先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
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為繆厲以沮凶
邪豈特加美名以惠奸惡如此則是于頔生為奸臣死

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以為聖朝無人有此倒置
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為厲使典法無虧國章不
紊

杜佑卒贈太傅太常博士柳應規謚忠簡太嘗博士尉
遲汾又議曰佑之寬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其
能考終得不為寬容乎和好不爭自卑上而極重任一
心於理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為一德不懈
乎請謚為安簡

范希朝卒贈太師太常博士馮定請謚忠武禮部員外郎王源中駁請下太常重定太常請如前謚忠武王源中重駁博士王塾改謚宣

馬暢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林寶議謚曰敬工部郎中崔備駁議曰謹按謚法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考行之義尚乖易名之典未正事須再牒禮院請重議者且以暢墳土猶濕物議尚存皆可徵言盡堪覆視在春秋隱惡之義可也加史冊虛美之命難乎况尚

書責實當究是非易名宜存褒貶夫國之禮法懸在不刊而文士多病於愧詞史臣或許其使傳舊章既失後代何觀雖以禮之愛久無而亂名之責豈絕幸稽前士用示後人其馬暢所謚為敬請更叅議尚書兵部員外郎韋奕駁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廉方徑正之敬以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征討之勲推恩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貞元中嘗傾產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

薄其人而終不信用生前與孤姪寡嫂分居競財醜聲聞於時歿後使孽子孀妻披姦挾私公言盈於庭此皆章著於視聽者可以謚為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畫而暢揣摩者策而遺焉暢叅計於閨庭之內苟所言屢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略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為子請謚得非繆濫之甚耶又稱名儒端士皆從之游未知孰為其田蘇邪孟軻云尹公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夫與端士而游乎暢之門况謚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已犯非謂其曠日引月以至乎終身也庶方徑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而踐其途焉何以謚為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尊其跡亦以觀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暢之輩烏足以黷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為而為之則宜乎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博士崔韶改謚曰縱議曰馬暢承藉故業厯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安嫂姪使之離拆

其干進也赴利如轉圜其居家也操下如束濕故時論鄙之謹案國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謚為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為謚

蔣清為東都採訪判官死祿山之難太和三年考功奏請謚曰初安祿山反清為留守李愷從事與愷盧奕俱死以秩卑當時未行謚典至是其外孫吏部郎中王高上聞故追謚焉

房式卒左散騎常侍博士陸亘請謚曰傾吏部郎中韋

乾度駁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構難之初凶邪叶謀噉嘯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硯石不平鋒刺釁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刺史故太師奏授劔南西川度支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部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如醉經宿乃寤詳其左右僮僕不知其所從來後逾年却復此職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潜扇逆謀禍亂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為譎怪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昏病

之中見公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
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而蒲軍縣自以為神授非人力
也賊每接賓客肆談論撫羣邪申號令也未嘗不以是
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
平人堅壯凶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瓌瓌之寇王師討伐
經費萬計崎嶇嶮阻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為浹洽
之辭激切器固不然何盤柢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
貞元年八月薨其時乾度任殿中侍御史前使支度判

官劉闢日攝行軍司馬節度留後九月初乾度被逐攝
簡州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追廻勒攝成
都縣令其時闢授西川節度詔命初下東川之圍未解
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內鎮兵張皇虛聲熒惑郡縣發兵
七千馬畜三萬號為十五萬人轉牒蓋屋以來縣道郵
次酒肉畢具藟莢無匿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叅謀曰符
令下之日妖氛全興下愚沸騰貪冒姦賞奔走叛命肩
摩轂擊爭死恐後當此之時邛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

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於人皆親
所聞覩時賊圍逼梓州又王師諸軍稍稍既至猖狂凶
寇不復張矣然嘗察式之為人柔而善佞不顧不義不
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以
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
污之德雖泫澤滂流鼓盪昭洗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
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何面
目以求謚焉傾之為謚頗乖前狀請下太常專議太常

博士李虞等重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凶闢斷頭之日然為其用者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披其附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盡殺之然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護持者

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廉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求之目不閉吉邑之口其罪也無王浩棄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志其罪也如闕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顧式說一夢以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於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使

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悝鴻信不足貴也意者將不可
以必死望人乎始以不死罪之以懷生貶之是異論也
夫謚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不曰名之必可
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中正謂此耳夫
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恍惚之夢駁議
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陶謨曰五刑五
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一時猶須當其
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曰敬明乃罰請

依前謚為傾

伊慎卒贈太子太保太常博士崔韶請謚壯繆吏部尚書韓臯駁議不報

崔從為淮南節度使卒從少以貞晦恭謹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為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方鎮無聲妓之娛太常定謚曰貞

令狐楚為興元節度使薨將死戒諸子曰吾生何益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贈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

無用鼓吹及終將葬嗣子請奉行遺言詔曰生為名臣
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兩全然以鹵簿哀榮之末節
難違往意誅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彛章鹵簿宜停易名
須准舊例太常謚曰文

李愬元和中平吳元濟有功及卒博士元從質謚曰武
尚書省議以其謚與父西平王晟同宜改之從質云愬無
他行以功定謚不可改也問難數四竟不能駁其議今
之定謚則不然也唯顧其勢望恐為子孫之嫌歸於苟

且故會昌朝陳商曾為禮部侍郎貽博士書曰古者太常博士職以公卿諸侯大夫死第其所行舉而褒貶焉使世世以一二字觀其道與不道拘藜言為文武忠孝所以失褒也執已見為繆荒赧醜所以失貶也二柄之失博士不得職往者不得享為政者不得道夫執已見拘藜言是有上中下質其一二字視緡金之重輕以緡金重輕貽後之龐微偷忠盜貞罔世間人為盡善加於行路皆博士忍其過而阿其時也夫天下人望執事以

為質正然未見有執事能針其膏肓之病者若當貶而
褒當褒而貶是猶錄跖殺夷經綽混淆者也褒而褒之
貶而貶之經紀既著善惡懸白勸大而用微所以使後
代力行不易如日月山河江海草木四支七竅以統幹
而治自從其教也於戲博士職蓋不細願出意念慮焉
宋申錫官至宰相為鄭注搆誣貶開州司馬會昌中報
復官爵追謚曰穆

白居易為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大中三年十

二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白敏中表請謚從之太常謚曰

文

又云大中十三年宰臣白敏中表請謚曰臣頃自布衣爰及仕進飽僧孺之惠義師居易之文章斯人之

亡各已數載屬先帝憂勤之際贈典未行遇陛下聖明之初謚法宜頒其將行業以傳冊書從之居易謚曰文

僧孺謚曰簡

後唐朱漢賓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至晉天福

二年太常博士林弼議謚曰漢賓常恃僮僕不習庶隅

過鄴都姦卒之訛言時銷叛亂却華師親隨之浮議俗

致安康開國承家忠貞保義而又散已俸而代逋欠關

荒榛而種麩麩民有袴襦之謠野無萑蒲之患安民禁
暴威惠兼行而又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名
亦所為知幾其神也謚法忠道不撓保節揚名曰貞愛
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惠請謚貞惠可之

安元信為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卒贈
太師太常博士賈緯議謚曰叻居禮職式考儒經德雖
以百行相成謚乃取一善為定公經邦緯俗積行累功
宜立摠名用彰殊號按謚法事君盡節曰忠體和居中

曰懿左傳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春秋正義曰保
已精粹立行純厚懿也公抑揚事任周旋盛明嘗險阻
艱難秉溫良恭儉或宣風千里有負襁之民或布政百
城致隨軒之雨道光羣后功著歷朝凡士大夫歎開幕
之芙蓉久謝無賢不肖感成蹊之桃李空存煥彼緹紉
豐諸碑版令被實錄非讓古人事君既有忠規為臣足
以御衆復彰懿行從政備焉前代所高斯謚為當今請
謚曰忠懿從之

錢元瓘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天福八年所司
議謚曰莊穆王奉勅改謚曰文穆王

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南平王乾祐二年卒勅宜令
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即故吏陳行狀上考功覆奏
下乃議謚今降勅新例也

周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薨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
身軍校亟歷戎事嘗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為
理無苛政及民謚曰忠惠議者避之

希旨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故三代而下濬哲之主曷嘗不講求文質稽考遺墜著為大法垂之方來者乎然而大臣矢謨攸司奏議當執折衷之論用成經久之規乃有回邪其心險詖其行以揣摩為已任以附麗為身謀忘典冊之格言縱詭隨之臆說卒使舊章斯亂大政攸斁聿興相鼠之刺終起白圭之詠貽誚千古守官者得不鑒之哉

夏父弗忌魯大夫也文公三年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

祀也

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舊曰逆祀

於是弗忌為宗

伯

昭穆之禮

宗伯掌宗廟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年少弗忌明言其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

賢明也

人為僖公為聖賢

明順理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

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

文武

不先不窋

不窋后稷子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帝乙微子

父厲王桓公父二國不以
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尚之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
云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

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
衛女思歸而不得
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

先姑也
僖公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
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漢霍光為大將軍昭帝初光緣武帝雅意以李夫人配

食
緣因也雅意
素舊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晉段暢為博士太尉賈充薨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

議謚曰荒武帝不納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

宋徐爰為將作大匠便辟善柔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文帝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茲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用孝武殷淑儀卒既追進貴妃謚曰宣又諷有司創立新廟爰之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

梁劉勰為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菜而二郊農社猶用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唐許敬宗為太子賓客高宗永徽初議者以貞觀禮未盡詔長孫無忌與杜正倫李義府及敬宗等重加緝定至顯慶三年奏上之時敬宗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

祝欽明為國子祭酒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將南郊欽
明希旨上言皇后亦當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
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
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則攝而薦徹豆籩又追師
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
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大祭祀后裸獻則贊贊
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
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

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
服第一禕衣第二搖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
既助祭小祀即知搖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
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
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
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
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
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皇后之禮事不言主宗廟也若專

主祭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夕月於西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又禮記祭統曰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亦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

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合
判祭天南郊則以配一體之誼也據此諸文則知皇后
合助祭儀注同進帝意頗以為疑召禮官親問焉太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帝問
曰據何禮文不合欽緒對曰欽明所奏執是祭宗廟禮
非祭天地禮又鄭玄王后六服最上禕衣從祭先王無
祭天地之服欽明又進對曰此實鄭玄大錯誤不可依
也帝命宰臣等取兩家狀對定奏聞欽緒遂議曰周禮

凡言祀祭享三者皆祭之雅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案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設祀先王之祚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地稱祭祀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則祀天亦稱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宗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

名非獨天地之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按尸與筭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裸獻亦無瑤爵此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言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文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

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師執事而卜
日宿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饗奉玉盥制大號理其大禮
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皆宗廟之事
故通言大神大祇之祭也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
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
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不應重起凡大祭祀
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
耳王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

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徹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器物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竝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享先王則袞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地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褱衣搖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也褱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搖翟祀先公及享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求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及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地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

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所乘也厭
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見於王所
乘也翟車者后親桑之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之所乘
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禮記郊特牲贊云
祭天地無祿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
尊不祿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爵泛齊以獻是
一獻按此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二
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

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是攝王后
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
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
非闕祀天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周陳隋等歷代史皇
后無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
郊祀天無皇后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
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
郊亦無皇后助祭之禮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

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
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若以
王者制禮自我作古在明主聖斷非臣下敢言國子司
業褚無量又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
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
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
佑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
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敷教化辨方土而教人倫其

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
忽乎至如冬祀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
今郊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
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
唯皇帝親得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
若王祭祀不與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凡大
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
下節當云后若不與祭祀則攝而薦豆籩徹於文上更起

凡明是別生餘事矣是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按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皇后進之而不徹者為宗廟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總在內職中簡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

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祀無裸以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恭之故知后之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彊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秦誓曰正稽

古立功事可以永年天之大理斯史策之良戒豈可不
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緘默請詢碩
儒俯考典臺之故事行圓丘之正義使聖朝叶昭曠之
途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定儀注官尚書左僕
射韋巨源又希皇后旨叶同欽明之議奏言皇后合助
祭請依欽明議為定帝納其言竟以皇后為亞獻大臣
李嶠等女為齊娘執籩豆焉欽明又以安樂公主獨任
權勢欲請公主為終獻遂引南郊儀注謁者引終獻以

為女相唐紹及蔣欽緒與之固爭欽明止遂以尚書左僕射韋巨源為終獻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為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其祭祀之制或焚紙錢禳祈福祐近於巫者以是稍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亦以祀事見寵

繆妄

夫學不足以待問智不足以體遠罔識損益之理靡達

弛張之訓亦何足以議乎禮經之制作矣中代而下去聖
逾遠師資出於淺近討論乖於通博以致叅掌厥事或
非其人草創之初罔克稽古違失經旨貽儒先之誚紛
錯儀範著史氏之譏斯亦出於獨見因其失傳寔以成
非罔之能正其或乘其繆誤恣乎封執黷祭違禮徇情
失度垂之後世良可惡哉

漢武帝元鼎中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而羣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

敢騁帝為封祠器視羣儒

曰視讀示

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

徐偃博士姓名

周霸屬圖封

事

屬音之欲切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周霸人姓名

於是帝黜偃霸而盡罷諸

儒弗用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門之外違禮

二分之義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

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太祖

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高祖用咸熙之舞

帝創作興治為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

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

孫盛曰夫

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遂制祖宗未終而預自尊顯昔華樂以厚葬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蜀後主景耀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以

為因宜近墓立之於沔陽聽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
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
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蒸故後代尊之以
元勳配享充等曾不是正後主又從之並非禮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有就陽位之
義也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
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

四年四月始有司奏應報賽宗廟山川詔曰祈廟云賽
非奉尊下辭吾意有疑以為舊山川有許報故兩賽非
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之道躋祭稱賽於禮有違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

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

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

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羣臣賀為失禮

宋孝武末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詔將作大匠

徐爰習業與不爰荅曰居喪禮習業何嫌少始安王子

真博士又詔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

乖謬皆此類

明帝時廷尉虞和議社稷合為一神散騎常侍王琨按

舊糾駁時和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二月葬故太師李晟帝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常叅官哭拜於路太常卿裴郁草儀誤引令中書隔品致敬之文乃請宰相及二品以上者哭而不拜送葬不拜禮官失也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六月勅宗廟之禮嚴肅居先薦告之詞精審為切方將昇附安可九室皆同既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宗正少卿李子鴻實司祀事誤進

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見任博士既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敬王彥威宜罰兩月俸料削一階崔鄆宜罰一季俸削兩階其後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稱舊制致有差殊故事將有祔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侍中於廟庭跪奏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饗而不再告饗畢祔於第九室設安神之幕而罔之然則告於太極殿不再告於太廟以孫

祔於祖尊不得申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
典今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
正寺進祝板誤以憲宗尊號為睿宗御史士職當省察
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遂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
非之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社禮畢大赦天下宣赦畢宰臣
率百寮稱賀於樓前仗退帝朝太后於興慶宮先是南
郊禮畢不設御榻帝立受羣臣稱賀及御樓仗退百寮

復不賀於興慶宮舉大典而有二闕皆有司之過也

文宗太和五年六月貶權知太常博士權安為河南府
兵曹叅軍安狂險以朋附得官好持論而無依據以博
士定故宰相韋處厚謚議逞私憾誣枉不實朝論雜然
非之故有是命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五月中書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
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構垂三百
年昭宗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晏駕始封侯於偽室

新立廟於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時之恥先皇帝初定
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
禮既睽昭穆難會蒸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歌
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成祀既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入
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羣議於理而論祀以遠廟
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
廟即欲不言景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
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常之行詔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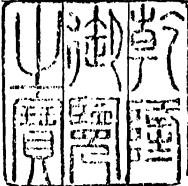
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勅皆可之論者以為追尊之廟謚不稱宗於禮得矣至如云生曾為帝享乃承祧即子孫續嗣以宗祧為本明矣下文復云祧一遠廟安少帝於太廟則祧之一字義有兩說乎時人多謂祧字為祧去之祧禮則不然按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鄭玄解祧者超也謂超然上去之意孔穎達正義云遠廟為祧五世而遷之主藏於祧廟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所謂遠廟者即始祖之廟也五世之後合遷

之例以其有德百世不遷故謂之二祧文王武王是也
高祖太宗是也祧與遷異義在此矣又云冊文中有基
字是玄宗廟諱夫先王制禮貴在折中君子有終身之
憂三年之喪豈盡其情哉賢者俯而及之欲重其制也
五世不諱所謂報之極也按風俗通陳孔璋議諱云尊
尊有節親親有殺喪祭哀敬各有攸終欲令言著而可
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徇於宮曰舍
故而諱新故者即毀廟之主也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今

昭宣皇帝上去玄宗十五世矣奏改冊文以避遠諱將以垂法信不典也如或上無所斷下無所齊即百代之主皆可避也舍故諱新寧虛語乎名不正則至於人為無所措手足制禮作法可不慎歟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月太常禮院上言去冬遷宗社於浚都其諸祠郊壇奉勅依四京制度修築伏緣司寒神元在兩京後園水井所祠祭未審且在彼祭為復於此勅曰據月令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其司寒一祠一旦准

月令施行藏冰開冰祭司寒之神事屬別祭後有冰室
尚取指揮時田敏以鴻儒為太常卿朝廷之內禮義差
失謂可質正而司寒小祀不能按故實舉行翻以水井
為請中書止引月令命正之大為士子所笑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六